

故宮
收藏

Collections of the Palace Museum

Images of Buddha

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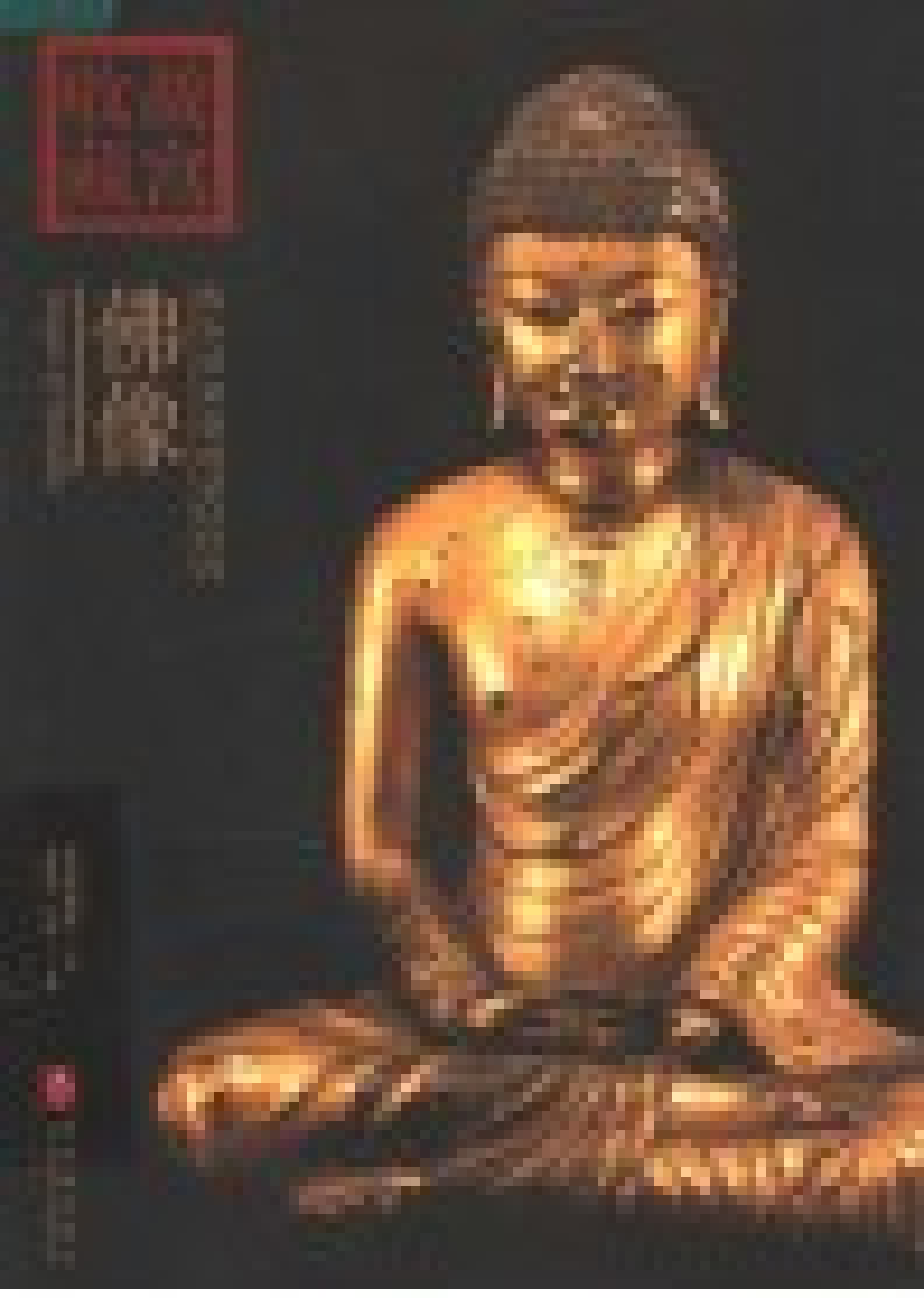
你应该知道的200件



故宫博物院 编
李静杰 田军 主编



紫禁城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应该知道的200件佛像 / 李静杰, 田军主编.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7. 8

(故宫收藏)

ISBN 978-7-80047-649-5

I. 你… II. ①李… ②田… III. 佛像—简介—中国
IV. 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12129号

故宫收藏

你应该知道的200件佛像

故宫博物院编

主 编: 李静杰 田 军

撰 稿: 李静杰 田 军 王全利 王健华 胡国强 冯贺军

摄 影: 马晓旋 刘志岗

图片资料: 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

责任编辑: 万 钧

装帧设计: 李 猛

出版发行: 紫禁城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117378 010-85117596 传真: 010-65263565

邮箱: ggzjc@vip.sohu.com

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19

版 次: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047-649-5

定 价: 78.00元

B94/24

2007

故宫
收藏

Collections of the Palace Museum

Images of Buddha

佛像

你应该知道的200件

故宫博物院——编
李静杰 田军——主编



紫禁城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中国佛教造像的主旋律 田军 李静杰 8

南北朝隋唐 15

1 造像塔.....17	27 善业泥压佛像.....52
2 禅定佛像.....20	28 苏常侍泥压印度佛像.....54
3 禅定佛像.....21	29 佛像.....56
4 禅定佛像.....22	30 邵孝照造弥勒菩萨像.....57
5 禅定佛像.....24	31 佛像.....58
6 禅定佛像.....26	32 佛像.....59
7 丘比造释迦多宝佛像.....28	33 善业泥压佛像.....60
8 孟回同造释迦多宝佛像.....29	34 五尊式佛像.....62
9 曲阳修德寺张同柱等造二佛并坐像.....30	35 吴保显造佛像.....64
10 曲阳修德寺二佛并坐像.....32	36 郭巨造佛像.....66
11 至相寺比丘法津造泥压多宝塔.....34	37 刘伏保造弥勒佛像.....67
12 释迦佛像.....35	38 王子贡造弥勒佛像.....68
13 冯元和造佛像.....36	39 任氏造佛像.....69
14 曲阳修德寺佛像.....37	40 曲阳修德寺佛像.....70
15 说法佛像.....38	41 曲阳修德寺佛像.....72
16 朱文荣等造佛像.....39	42 弥勒菩萨像.....73
17 阿弥陀三尊像.....40	43 弥勒菩萨像.....74
18 王处信造阿弥陀三尊像.....41	44 郭武恂造莲花手观世音菩萨像.....76
19 阿弥陀佛像.....42	45 曲阳修德寺赵曹生夫妻造观音像.....78
20 造像碑.....43	46 张荣庭父子造菩萨像.....79
21 佛像.....44	47 曲阳修德寺赵宗贵造菩萨像.....80
22 说法佛像.....46	48 曲阳修德寺郅元颖造双观世音菩萨像.....82
23 卢舍那法界佛像.....47	49 曲阳修德寺菩萨像.....84
24 佛像.....48	50 曲阳修德寺双菩萨像.....85
25 西明寺李宗海等造三尊像.....49	51 杨兰景造观世音菩萨像.....86
26 曲阳修德寺佛像.....50	52 菩萨像.....87

53 信都海造菩萨像·····88	66 杨晖宾夫妻造弥勒菩萨像·····106
54 常聪造杨柳观世音菩萨像·····90	67 何举修造弥勒菩萨像·····107
55 曲阳修德寺菩萨像·····91	68 菩萨像·····108
56 菩萨像·····92	69 曲阳修德寺张长仁造双菩萨像·····109
57 杨柳观世音菩萨像·····93	70 菩萨三尊像·····110
58 杨柳观世音菩萨像·····94	71 曲阳修德寺菩萨头像·····112
59 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像·····95	72 曲阳修德寺菩萨头像·····113
60 泥压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像·····96	73 地藏菩萨像·····114
61 曲阳修德寺比丘道起造思维菩萨像·····97	74 曲阳修德寺弟子像·····115
62 曲阳修德寺思维菩萨像·····98	75 力士像·····116
63 刘黑刀等造思维菩萨像·····99	76 莲枝化生七佛像·····117
64 曲阳修德寺思维菩萨像·····102	77 千佛板·····118
65 曲阳修德寺雷买造双思维菩萨像·····104	

宋元明清 119

78 阿弥陀佛像·····121	92 佛像·····137
79 佛像·····122	93 佛像·····138
80 禅定佛像·····123	94 佛像·····140
81 姬名合家造佛像·····124	95 佛像·····142
82 赵亮兄弟造佛像·····125	96 旃檀佛像·····143
83 王就都等造佛像·····126	97 旃檀佛像·····144
84 张才等造佛像·····128	98 骑狮文殊菩萨像·····146
85 禅定佛像·····129	99 乘象普贤菩萨像·····148
86 佛像·····130	100 陈佐造文殊菩萨像·····150
87 禅定佛像·····132	101 张廷臣造普贤菩萨像·····151
88 禅定佛像·····133	102 观世音菩萨像·····152
89 禅定佛像·····134	103 水月观世音菩萨像·····154
90 佛像·····135	104 观世音菩萨像·····156
91 阿弥陀佛像·····136	105 观世音菩萨像·····157

106	观世音菩萨像	158
107	观世音菩萨像	159
108	观世音菩萨像	160
109	观世音菩萨像	161
110	观世音菩萨像	162
111	观世音菩萨像	164
112	观世音菩萨像	166
113	水月观世音菩萨像	167
114	如意轮观世音菩萨像	168
115	可聪造观世音菩萨像	169
116	观世音菩萨像	170
117	许早造观音菩萨像	172
118	观世音菩萨像	173
119	观世音菩萨像	174
120	杨柳观世音菩萨像	175
121	菩萨像	176
122	观世音菩萨像	177
123	观世音菩萨像	178
124	观世音菩萨像	180
125	观世音菩萨像	181
126	观世音菩萨像	182
127	观世音菩萨像	184
128	观世音菩萨像	187
129	菩萨像	188
130	千手观世音菩萨像	190
131	千手观世音菩萨像	192
132	准提观世音菩萨像	194
133	送子观世音菩萨像	195
134	送子观世音菩萨像	196
135	送子观世音菩萨像	197
136	大势至菩萨头像	198

137	大势至菩萨头像	200
138	观世音菩萨头像	202
139	观世音菩萨头像	204
140	摩利支菩萨像	206
141	曲江南华寺泉州施主造罗汉像	208
142	曲江南华寺郝璋造罗汉像	209
143	曲江南华寺李四娘等造罗汉像	210
144	曲江南华寺罗汉像	211
145	曲江南华寺罗汉像	212
146	曲江南华寺张文惠夫妻造罗汉像	213
147	曲江南华寺曾氏造罗汉像	214
148	罗汉像	215
149	罗汉像	216
150	罗汉像	217
151	罗汉像	218
152	降龙罗汉像	219
153	伏虎罗汉像	220
154	掏耳罗汉像	221
155	掏耳罗汉像	222
156	长眉罗汉像	223
157	罗汉像	224
158	伏卧罗汉像	225
159	罗汉与猕猴献桃像	226
160	罗汉像	227
161	罗汉像	228
162	罗汉像	229
163	罗汉像	230
164	罗汉像	231
165	罗汉像	232
166	罗汉像	233
167	罗汉像	234

168 罗汉像	235	185 达磨渡江像	258
169 拔哈达喇尊者像	236	186 达磨像	259
170 纳纳答密达喇尊者像	238	187 达磨渡江像	260
171 双罗汉像	240	188 达磨渡江像	262
172 罗汉像	241	189 禅定僧像	263
173 双罗汉像	242	190 修道圣僧像	264
174 罗汉像	243	191 布袋和尚像	265
175 罗汉头像	244	192 布袋和尚像	266
176 达磨苦修像	246	193 布袋和尚像	267
177 达磨苦修像	248	194 布袋和尚像	268
178 达磨像	250	195 布袋和尚像	270
179 达磨苦修像	252	196 布袋和尚像	271
180 达磨禅定像	253	197 布袋和尚像	272
181 托履达磨像	254	198 布袋和尚像	273
182 达磨像	255	199 高义造地藏菩萨像	274
183 托履达磨像	256	200 供养童子像	276
184 达磨渡江像	257		

附录一 佛教单体造像诸问题	278
---------------	-----

附录二 参考文献	300
----------	-----

说起中国古代美术，怎能忘怀精深博大，让人荡气回肠的佛教美术。论及中国古代雕塑，佛教造像之发达与辉煌，何者能敌。中国佛教造像宛如万绿丛中绽放的花朵，散发着沁人芬芳，生机无限，回味无穷。

佛教造像，伴随着中古、近古中华民族里程，几近两千年岁月，一路走来。它见证着这个伟大民族的心里和审美，融会着域外文化及华夏文明的精髓。在广阔地域和漫长时间交织成的文化网络中，能够长此以往地寄托人们深厚情怀之物品，恐非佛教造像莫属。

中国佛教造像从孕育至成熟，由民族化而民俗化，乃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依托。

一、汉末三国两晋时期孕育中的佛教造像

两汉之际，中亚大月氏使者传来印度佛教。东汉晚期及三国，来自中亚、西亚、南亚及东南亚的佛教布道者们，开始系统地将佛教介绍到中国。至两晋十六国，得利于竺法护、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等异域高僧的努力，以及道安等中国高僧的积极参与，外来佛教终于发展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中国初期佛教造像在这种背景中孕育、发展。

汉末三国，在中国传统的神仙道教信仰土壤中，接受并容纳佛教神祇，中国佛教造像产生了。在当时佛教有所流行又不甚普及的时代，佛教流行地域和涉及人群有限，人们的佛教信仰亦不很明确，没有，似乎也不在意将神仙与佛陀区别开来。这一时期佛教造像，往往与东王公、西王母等神仙图像组合在一起，甚或带有某些神仙像特征，呈现佛像与神仙像混淆发展的状态。而且，佛教造像多与丧葬联系在一起，或表现在墓室的高处，或用作随葬器物的装饰。可见，当时人们已经将佛看作等同神仙的神祇，或者说逝者灵魂所超升的彼岸世界象征。

两晋十六国，佛教造像逐渐走向独立发展道路，成为教徒礼拜的偶像。这一时期，金铜佛为造像的主流，这种情况与域外金铜佛像粉本的传来不无关系，特别流行禅定佛像，亦见有弥勒菩萨立像等。禅定佛像的流行，应为肇始于西北印度，强烈波及中

亚、西域及中原北方，重视禅定与禅观实践的产物，作修行者形象的弥勒菩萨立像，则是犍陀罗雕刻的流行形式。金铜佛像造型深受西北印度犍陀罗美术影响。诸如，哈佛福格美术馆藏传出石家庄的焰肩禅定佛像，与阿富汗迦毕试焰肩佛像的亲缘关系，京都藤井有邻馆及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弥勒菩萨立像，与犍陀罗雕刻的一致性，反映了佛教美术东传的史实。然而，这些佛像已经是华夏民族面孔，接受外来文化过程同时也是民族化过程。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后赵建武四年(338年)禅定佛像，则脱离犍陀罗雕刻模式，发展为后来长时间延续的程序化中国式佛像。梁慧皎《高僧传》卷五《道安传》云：襄阳檀溪寺“有一外国铜像，形制古异，时众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称。令弟子炉冶其髻，既而光焰焕炳，耀满一堂。”如实地记述了改造外国佛像的过程。

就现有遗存观察，至迟十六国晚期，河西走廊沿线石窟寺开凿活动兴起，雕塑佛像随之出现。提供了南北朝佛教造像大发展的前提条件。

二、南北朝隋唐时期发达的佛教造像

进入南北朝，本土僧侣成为佛教事业的主要参与者，南北方出现若干佛教学派，义学研习兴盛一时，并在隋唐之际促成各个佛教宗派，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佛教义学更成为隋唐学术的主体。加之皇室贵族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佛教与佛教造像活动盛极一时。石刻造像为南北朝隋唐佛教造像的主流，分为石窟造像与单体造像两种，石窟造像发达促使单体造像繁荣。单体造像多是当时地面寺院中的遗物，包括背屏式造像、造像碑、圆雕造像、造像塔四种形式。还有一定数量的金铜佛像遗留下来，不过，当时地面寺院中的大中型金铜佛像历史上多遭毁坏，今所见者大多是当时个人供养的小型像。就发展的阶段性来说，南北朝隋代佛教造像呈现一体化发展面貌，唐代进入新的阶段。

南北朝隋代，举国上下沉迷于高昂的佛教热忱之中，建寺造像蔚然成风，除石窟寺院外，当时地面寺院数量也极其可观，惜均无所存。至今留下数量巨大的佛教遗存，特别是南北朝后期至隋前期的公元6世纪，佛教遗迹与遗物几近总量的半数。目前所见

者多为石刻造像，以黄河流域最为密集，南方则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南北朝石刻造像，可以分作中原北方、南方二系列。

中原北方是南北朝隋代佛教造像最发达的区域，期间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对当时佛教造像事业产生一定影响，而整体处在兴盛发达状态。属于北魏早期(386~438年)的遗存鲜有发现，目前所见者几乎是北魏中期(439~493年)以后遗存。特别在北魏晚期(494~534年)及以降的百余年间，佛教造像随处可见。中原北方系列又分成东部与西部两个组群。东部地区大型石窟的发展脉络清楚，即云冈期到龙门期，再到响堂山期石窟。受大型石窟影响出现了一批中小型石窟，比较重要的有义县万佛堂石窟、巩县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青州云门山与驼山石窟、安阳小南海石窟等。西部地区重要石窟有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庆阳南北石窟等。伴随石窟的发展，东西两地区各自出现大批单体造像。该地区北朝隋代佛教造像，大体可以分成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北魏中期(439~494年)后段。代表遗存有云冈昙曜五窟(16~20窟)、第7·8双窟、第9·10双窟、第1·2双窟，麦积山第78窟、第74窟，时间为下一阶段的龙门古阳洞南北壁第三层龕亦属此类。此期造像身体为表现的重心。面颊丰腴，躯体宽厚，量感丰富。肩胸部与四肢壮健，富有张力感。四肢与身体形成自然的空间分离。佛着右肩半披式袈裟，袈裟领部刻划之字纹样，内斜着僧祇支。菩萨帔帛挎肩后两端分别绕过左右肘部下垂。显著地受到来自河西走廊以及西域方面造型因素的影响，如云冈第20窟所见镶嵌式衣皱表现手法，可以追溯到属于广义犍陀罗美术的巴基斯坦斯瓦特雕刻。第一阶段还出现一些另类遗存，与北魏太和十年(486年)至十九年(495年)服制改革相应，约在迁都略前开凿的云冈第11~13组窟、第5·6双窟，出现褒衣博带双领下垂式袈裟。表现重心转移到服饰方面。

第二阶段，北魏晚期(495~534年)至东魏(534~550年)、西魏(535~556年)。代表遗存有龙门古阳洞南北壁第三层以外诸龕、宾阳中洞、莲花洞、火烧洞、慈香洞、魏字洞、皇甫公窟，巩县石窟，以及数量众多的单体造像。服饰为表现的重心。人物体态分普通型与秀骨清像型两种。量感及力度感显著减弱，四肢与躯体之间缺乏必要的空间分离。佛一般着褒衣博带双领下垂式袈裟，坐像普遍流行悬裳座。菩萨帔帛挎肩后两

端在胸前呈X形交叉或穿壁。普通型造像以龙门宾阳中洞造像为代表,身体比较壮健,头部所占比例大于通常比例,受到云冈第6窟、第11窟造像样式的影响。秀骨清像型造像,以龙门古阳洞北魏末期造像等为代表,强调气质精神的刻画,受到东晋南朝造型风气影响。

第三阶段,北齐(550~577年)、北周(557~581年)至隋代(581~618年)。东部地区代表遗存有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及单体造像,西部地区以麦积山石窟及单体造像为代表。身体再度成为表现的重心,注重自然形态的刻画。在东部地区,透过简洁贴体的衣服,清晰地露出身体轮廓,四肢与躯体的空间分离日趋明显。印度笈多美术造型因素通过南朝,显著地影响了青州造像,以及河南、河北部分造像。以菩萨像为例,印度鹿野苑出土笈多时代观世音菩萨像、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梁造像碑双观世音菩萨像、博兴出土北齐菩萨像、峰峰北响堂山北洞胁侍菩萨像,呈现清晰的传承发展脉络。佛着垂领裹身式袈裟,坐像悬裳退化成简单形式或消失。菩萨帔帛挎肩后,左端穿过胸前绕右肘下垂,右端穿过膝前绕左肘下垂,或方向相反。在西部地区,身体倾向块状造型,量感丰富,躯体与四肢粘连在一起。仍流行前一阶段的通肩式与双领下垂的袈裟式样。

南方地区代表石窟有南京栖霞山石窟、新昌剡溪大佛等,成都周围出土单体造像亦呈现浓厚地方风格。仅就四川造像而论,成都自上个世纪末以来至今不断有佛像出土,特别是万佛寺造像久已闻名。齐代(479~502年)佛像数量较少,绝大多数为梁代(502~557年)造像。多以质地细腻的红砂岩为材料,雕刻细腻精致。在中原北方北魏晚期至东西魏时期基本采用直平刀法雕刻,与此同时,成都地方已较普遍地应用圆润刀法。在人体造型上,头与躯干比例比较合理,某些造像已见有四肢与躯体分离的倾向,菩萨像甚至出现近似三曲法的造型,较北方约提前了半个世纪。在服饰方面,佛像流行褒衣博带双领下垂式袈裟、普通通肩袈裟,以及富于韵律感的笈多朝秣菟罗式袈裟。菩萨像流行挎肩后左端绕左肘右端绕右肘形式披帛,亦见有流行于北方的在胸前呈X形交叉式披帛。在背屏式造像与造像碑上往往浅浮雕出连绵起伏的山峦与树木作为背景,形成成都地方造像的又一特征。

进入唐代,佛教造像呈现新时代风貌。整体来说,佛像通常身体比较强悍,注重肌

肉和量感的表现。菩萨像较普遍地采用三曲法造型，胸腹部肌肉隆起显著。佛像普遍流行北齐出现的裹身垂领袈裟式样，通肩式袈裟及右肩半披式袈裟也占有一定比重。菩萨帔帛流行北齐以来出现的，挎肩后左端穿过胸前绕右肘下垂，右端穿过膝前绕左肘下垂，或方向相反形式。这一时期，印度美术再次影响中国，初唐玄奘、王玄策、义净等赴印高僧、使者，带来印度佛像的粉本和样式，为唐代造像注入新鲜活力。诸如，初唐洛阳地区流行的优填王像、初盛唐两京为中心的中原北方与四川流行的处地印佛像，有明确的印度来源。就占主流的石刻造像风格而言，可以分作中原北方与四川两大系列。

中原北方地区石窟以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彬县大佛寺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为代表，单体造像数量众多。该地区石窟及单体造像流行于初盛唐，盛唐数量已经大幅下降，中晚唐基本衰歇。造型可以大体分作长安风格与洛阳风格两个组群。长安风格注重身体形态表现，肌肉隆起显著，量感十分丰富，尤其佛像两腿富于张力感，四肢与躯体的空间分离也比较显著。这种造型强烈地影响了山西、甘肃、宁夏造像。洛阳风格侧重服饰表现，肌肉隆起较小，量感亦相对贫乏。河南、河北、山东造像多属于这种风格。在武则天以后，洛阳风格明显受到长安风格影响，从而出现介于两者之间的造型。

四川为唐代另一个佛教石刻造像发达区域。大体可以分成三个小的发展区域，即川北地区、成都周围、川东重庆。初唐主要集中在川北地区的广元、巴中周围，至盛唐，另两个地区也出现繁荣景象。进入中晚唐，川北地区基本衰歇，成都周围与川东重庆持续发展。就造型来说，初唐造像继承许多四川南北朝隋代因素，亦有来自中原唐两京的因素。盛唐造像的造型则更多地反映了与长安、洛阳的联系。初盛唐造像的造型呈现与中原北方相近的演化趋势，而中晚唐除大足等局部区域外，基本处在衰落状态。

三、五代宋元时期充满人间情趣的佛教造像

宋元时期，佛教义学衰落，富于民间情调的禅宗兴盛一时，西夏及元代藏传佛像

也比较发达。就广大汉文化地区的普遍情况来说,佛教造像走出以往浓厚的宗教氛围,日益接近民众的社会生活,身体造型逐渐靠近现实中人,形成充满人间情趣的佛教造像。这一时期,佛教石窟开凿仅限于杭州、陕北、大足等局部区域,山西有一定数量地面寺院保留下来,单体造像遗存则相对较多。地面寺院除泥塑外还有部分木雕造像,单体造像较少采用石刻形式,更多应用金属铸造、木雕、瓷塑等形式。

在造型方面,不同政权控制区域,呈现显著的民族及地域特征。以平遥镇国寺泥塑为代表的五代造像,较多地吸收了唐代造型因素,类似荣阳大海寺所出晚唐石刻造像。其菩萨像形体高大,注重肌肉的表现,而相对大海寺造像,镇国寺菩萨像肌肉隆起度有所减弱。尤其盛唐流行的三曲法造型因素消失。以大同华严寺泥塑为代表的辽代造像,在唐代注重身体立体刻画及肌肉隆起表现基础上,出现新时代特征,诸如肌肉隆起度趋向适中,不像盛唐造像那样夸张。佛菩萨像面相及表情,脱离唐代神格化塑造,出现模仿现实生活中人的倾向。其菩萨像宝冠和装身具较唐代造像更为繁缛,形成辽代造像特征。以陕北石窟石刻造像为代表的北宋北方作品,则完全不同于唐代造像,佛菩萨像肌肉隆起度及量感适中,尤其人物面形和表情刻画,极具人间情调。曲江南华寺所出北宋木雕罗汉群像,代表着南方的雕刻水准和艺术风格,姿势动作变化多端,表情刻画尤为细腻,仿佛向人们叙说禅宗倡导的佛性。大足石刻可以作为四川南宋造像的代表,其中安岳华严洞雕刻的缘觉菩萨像,面形如同民间村妇,豪华的宝冠和装身具又赋予其神圣感。元代汉地系统佛教造像数量十分有限,就故宫博物院所藏金铜佛像来说,宗教性依然是强调的因素。

四、明清时期民俗化的佛教造像

进入明清,佛教造像不再强调宗教的庄严,与民众的社会生活融为一体,造型注重艺术化处理。贴近现实生活,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罗汉像、观世音菩萨像流行一时。

就明代作品而言,平遥双林寺及四川新津观音寺泥塑,倾心于人物姿势、动作刻画,形象变化万千。尽管两者所处天各一方,其菩萨像面形刻画及装身具形式,却颇

为一致。昆明筇竹寺清末泥塑，则采用大胆夸张手法，深入刻画人物内心世界，匠心独具。明清单体造像亦呈现相近风格。